

大湾区戏剧力量斩获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最佳个人表现奖”

## “最佳戏剧奖”开出“双黄蛋”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10月24日,第八届乌镇戏剧节闭幕式于乌镇北栅丝厂——夜游神音乐现场举行。在当晚最令人瞩目的青年竞演颁奖中,小镇奖“最佳戏剧奖”被《电子烟灰》与《公主与殉情》共同摘得,《一切从海浪开始》摘得小镇奖“最佳个人表现奖”。

乌镇戏剧节主席陈向宏在现场感言:“戏剧之神一直眷顾着乌镇,八年来共有8000多名戏剧青年参与了青年竞演,今年我看到了历届的青年竞演选手带着作品成为本届的主演、导演,乌镇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等到1400年时,乌镇也将与戏剧相伴,与大家相伴,这也是发起人的共同理想。”

据悉,第八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以“树、面包、过去”三个元素进行命题创作。571个报名作品中,最终有18组作品成功入围,获得在蚌湾剧场竞演的机会。从10月16日开始,本届青年竞演剧目正式开启角逐,经过3轮公演,《一切从海浪开始》《电子烟灰》《白犀牛事件》《公主与殉情》《沉没》《趁生命气息逗留》6组作品闯入决赛。最

终,《一切从海浪开始》摘得小镇奖“最佳个人表现奖”。

据悉,打造该剧目的团队是一支来自大湾区的戏剧力量,负责该剧导演、演员、灯光设计的张凯婷和卢宜敬来自香港演艺学院(见上图)。

另外,本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大奖首次开出“双黄蛋”,这也在颁奖礼现场掀起小高潮——小镇奖“最佳戏剧奖”被《电子烟灰》与《公主与殉情》共同摘得。

颁奖现场,《公主与殉情》的团队激动哽咽,连说多个“谢谢大家看见我们”,他们在2016年就参加过乌镇戏剧节,如今摘得大奖,更像是“从乌镇戏剧节这座大学毕业了,交上我们的汇报答卷”。

“茂”是本届乌镇戏剧节的主题,新生之笋,代表着生机勃勃。按照往届惯例,主办方会在闭幕式当天宣布下一届乌镇戏剧节的举办时间和主题,不过,本届闭幕式并未揭开该谜底。黄磊表示:“先卖个关子,我们会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再告诉大家,请期待谜底。”



### 乌镇对话

## 赖声川:国内的戏剧发展依然处于开始阶段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乌镇的戏剧盛宴

10月23日,乌镇戏剧节发起人之一赖声川亮相“小镇对话”单元,并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在谈到2021年乌镇戏剧节的整体样貌时,赖声川用“考试交卷”四个字来表达心情。他认为,没有国外剧目参与的第八届乌镇戏剧节,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机会停下来看一看,现在我们国内的整个戏剧行业到底成长到了什么程度”。



赖声川

羊城晚报: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近年来,国内大大小小的戏剧节不断增加,当下,国内的戏剧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赖声川:我觉得我们的戏剧发展还在一种比较“开始”的状态,戏剧创作本身存在一种断层。可能因为20多年前影视行业就开始高速发展,很多有这方面才华的人,也许是剧场出来的,都跑去干影视工作去了。那真正在做舞台剧的,可能会走向所谓的更先锋的一些路线。我觉得都非常好,但是先锋的同时,主流在哪?社会中的主流剧场在哪?这些东西还是在慢慢定义。所以,我们现在戏剧行业发展得比较慢,也表现在这里。

羊城晚报:“青年竞演”是乌镇戏剧节着力打造的单元,也是区别于国内外诸多戏剧节的所在。对于今年青年竞演作品的质量,你有何观感?

赖声川:我一直强调原创剧

本是戏剧的力量,本届乌镇戏剧节的剧目也是以原创为主,但原创作品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觉得我们要期待新的剧作家。新的作品在哪儿?新的创作在哪儿?这些问题一直是我关心的,我们的青年竞演也是想给大家“摆上一张桌子”。经过几届的发展,我觉得桌子已经摆好了,现在就看大家怎么样来享用戏剧。

羊城晚报:今年,乌镇戏剧节中性创作者比例较大,怎么看女性戏剧创作力量?

赖声川:确实如此,但这不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反而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女性创作者当然应该多才对。我相信,我们在各个板块里面都会有更多女性导演,我自己也看到国内有越来越多女性从事导演、创作方面的工作。这是好事。

羊城晚报:去年,你作为参与者、观察者跟综艺《戏剧新生

活》有了“亲密接触”,节目给了你哪些“刺激”?

赖声川:《戏剧新生活》蛮简单的,它多数作品的出发点都是一些很先锋的风格,居然可以吸引电视前的普遍大众,这对剧场行业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大家能够一起看到一些作品并做出来,这整个过程我们很珍惜。这届戏剧节里,刘晓晔、吴彼等参与者再回到乌镇,他们的票很快售罄,甚至成了小小的“明星”,得到观众认可,我们非常开心。

羊城晚报:《戏剧新生活》中,提出了“戏剧到底赚不赚钱”“没钱能不能做戏”的问题,作为从业几十年的人,你如何看待戏剧与钱的关系?

赖声川:首先,预算再大也买不来一台好戏。另外,戏剧的美就在于,预算是可以做,预算一亿也可以做,戏剧非常多元。

但剧场生存是很困难的,我们上剧场算是国内比较少有的、能

生存下去的民营剧场。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来支持戏剧,但希望赞助方能有一个不干涉创作、不作过多置换、单纯冠名的格局。创作者也要修好内功,不要只纠结于预算,要发现戏剧的多元化,不用很多钱,也可以做出一台好戏。

羊城晚报:由郝蕾和张杰主演的《曾经如是》作为特邀剧目亮相今年戏剧节。此前,肖战也加盟了《如梦之梦》。为何乐于与演艺明星合作?是基于市场的考量吗?

赖声川:这都是过程,都是生态。对我来讲,如果一个角色从头到尾都是明星来演,那就要看他能否撑得起这个角色,比如《幺幺洞捌》中的倪妮,大家不会觉得她是一个明星,反而觉得她就是舞台剧中的一个演员,我们(对于演员)的标准是很清晰的。至于市场是什么样的,我们不会也无法刻意操纵。

E-mail:hdzp@ycwb.com

### 花地

2021年10月26日/星期二 / 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湛晓晔 / 校对 赵丹丹

A15

有人觉得茼蒿是调料、配料,提味、提鲜,又看似点缀,锦上添花,其实,茼蒿才是一锅汤、一碟凉拌菜的灵魂

## 你好,茼蒿

□倪西赞

这个秋末,叶子一片片黄,又一片片落。空气里,弥漫着阳光和宣纸的味道,让冬的手,提前着墨、布局。

前些日子,闲时在阳台的两个空花盆里,撒了点茼蒿的种子。不久,种子破了土,长成了苗。不过,茼蒿的颈细细的,头顶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叶,很是纤弱。而从整体看去,又是一番好风景:一棵棵茼蒿的小苗,像是一个个穿着绿衣服,打着翠绿领结的小姑娘,在阳光里,在浅浅的花盆里,轻盈婀娜。

茼蒿是一种喜寒的蔬菜,天气热的时候懒洋洋,不长个;天一冷,茼蒿是一个“机灵鬼”,就精神了,欢喜地舒展着自己柔嫩的腰肢。

茼蒿,别名胡荽、香菜、香薷。在广州,人们多把茼蒿称之为“香菜”。

很多人不吃茼蒿,讨厌茼蒿。觉得茼蒿中有一股怪怪的味道,是香味中的“恐怖分子”,就像有的人不吃姜、葱、蒜,不

吃榴莲一样。

而我喜欢茼蒿,喜欢吃茼蒿。每天去菜市场买菜,总少不了买一把茼蒿回来。

我不喜欢档口里卖的那些茼蒿,档口摆的茼蒿,多数是从批发市场批发回来的,虽在冰柜里保过鲜,虽在卖的时候喷洒上一层水珠,总觉得那些茼蒿没有灵气,没有活力。

我喜欢在市场门口寻找那些摆摊的阿姨阿婆,她们卖的茼蒿,是从自己地里挖出来的。茼蒿带着泥土的田园气息,碧绿的、妖烧的、水灵灵的摆在你面前,散发着幽幽的、迷离的香。拿起来瞅瞅,闻闻,那真叫一个喜爱。

茼蒿喜欢水,遇水则更饱满、水灵,娇嫩。回到家,把茼蒿洗干净,并用清水浸泡着,开始做饭。滚一个西红柿鸡蛋汤或一个紫菜蛋花汤工夫,茼蒿已经喝饱了水,有了精神。把茼蒿捞出来切成碎末,或者手撕一下,撒在已盛出来的汤

碗里,西红柿鸡蛋汤红黄相间,紫菜蛋花汤紫黄相间,撒上嫩绿的茼蒿,一碗诱人的汤让人心神荡漾。

凉拌菜里,更离不开茼蒿。凉拌木耳、凉拌鸡丝、凉拌莲藕、凉拌青瓜、凉拌猪耳等等,离开了茼蒿,出品的模样不够鲜靓,味道大打折扣。特别是凉拌小豆腐,把茼蒿叶盖在白嫩的小豆腐块上,养眼又解馋。

有人觉得茼蒿是调料、配料,提味、提鲜,又看似点缀,锦上添花,其实,茼蒿才是一锅汤、一碟凉拌菜的灵魂。

茼蒿,有小叶茼蒿,有大叶茼蒿。去年过年,父母从山东来广州和我一起过节。父亲从老家带来了自己种的葱、姜、蒜“三辣”,还有山药等蔬菜。令我惊奇的是,他从蛇皮袋里拿出一个大塑料袋,打开后是一捆齐腰高的茼蒿,让我大吃一惊。父亲说这是老家的大叶茼蒿,好吃得很。

齐腰高的茼蒿,像芹菜一样高大、强壮,和广州超市、菜市场卖的一把一扎那种,真像一个大,一个小。

父亲说,大叶茼蒿只吃梗,不吃叶。我问为什么?父亲说,大叶茼蒿的叶子比较苦,比较涩,口感不好。而大叶茼蒿的梗比较脆,比较甜,更好吃。

在父亲的指导下,我用茼蒿的梗,炒鸡蛋、炒猪红,剁碎包饺子、弹肉丸。父亲说,茼蒿与肉配最搭、最佳。我就用茼蒿梗炒猪肉、炒猪肝、炒羊肉、炒小牛肉。父亲还指点我用新鲜的鸽子肉末炒茼蒿,鸽子肉和茼蒿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只闻味道,就香死个人了。

清晨,柔和的阳光,正一寸一寸洒在茼蒿嫩绿的叶子上。茼蒿水靛靛的叶子,让我心情舒畅。

可爱的茼蒿,连我小小的儿子,每天都忍不住跑到阳台上问候:茼蒿,你好!



借光

(布面油画)

□许永城

江南有一半的诗句来自春天烟雨朦胧的杭州西湖,那么另一半的诗句肯定来自秋色旖旎的南京栖霞山

## 枫叶红了

□何志坚

如果说,江南有一半的诗句来自春天烟雨朦胧的杭州西湖,那么另一半的诗句肯定来自秋色旖旎的南京栖霞山。当满地的落叶铺出一条诗意流淌的小路时,我叩开了沉醉在深秋中的栖霞山山门。

秋天的园林风流雅致,一湖秋光倒映红枫,碧绿色的湖水斑斓梦幻,人影错落。风吹过,枫叶纷纷扬扬地飘落,如同烟雨里的袅袅诗篇,令人遐想无边。嫩红色的叶子经湖水浸湿变成深红色,漂浮在微微的涟漪中,如少女双眸,蒙着氤氲水汽。

在漫山遍野的红叶前,敢于比美的,就是天生爱美的女人们了。不管老少,纷纷在心仪的枫叶前,舞动花裙子、围上丝巾、戴上墨镜,花枝招展出一幅幅“人面枫叶相映红”“艳若惊鸿枫林”中。

枫树下,一群儿童在写生,笔下呈现出一个个花非花梦非梦的童话世界。

栖霞山的枫叶多数五角形状,也有六角和七角的。颜色有红色和黄色,还有其他渐变的颜色。但是不论什么形状

和颜色,叶子都纤细优美。看摇曳的枫叶,如欣赏江南女子步履轻缓,婀娜多姿的身影,一步一笑都令人沉醉。

我俯身拾起一片枫叶,托在手心,叶茎脉络如人的血管一样。虽然枫叶的生命美丽又短暂,但却有灵性的,等待着有缘人弯下腰来与其交流。那一刻,我蕴藏一季的诗心瞬间被它的美丽感动,诗兴油然而生……

阳光下的枫叶,顺光是灰红色的,平淡无艳,是一般人看到的秋色。眼光斜到的,会从另一面欣赏秋色,逆光中的枫叶通透明亮,艳丽动人;一束红叶,似几张向你点头的笑脸;一大片罗伞状红叶,呈现红透天空的美丽。

枫叶的温婉美,成为传递爱情的信物,一首《片片枫叶情》唱出了多少恋人的心声。于是栖霞山火红的枫叶成为很多恋人带走的云彩,照亮温暖人生。

我将几片枫叶收藏在笔记本里,一周后叶子干了,呈现别样的美丽,深红叶子更精美,脉络更清晰,有凹凸感,成为读书的书签。

“生活——这就是生活。”福克纳笔下那个粗狂的庄园主,挥动着大手,说过这样一句豪迈的话

## 成人的幸福

□黄惟群[澳大利亚]

倒霉的是他老太,成了他发挥对象……看着他们,想,干嘛不想着敲敲砖、铺铺路?

街上一号、二号,隔街屋对屋。傍晚时,汽车声响,二号男人一阵风回来,开门弯出身;对面一号阳台上的她,竟能倾出身,伸出头,脚尖情不自禁踮来,颈脖绕过挡着的树,目光急切,朝他火辣辣射去,像只窃看他家窗上挂鱼的猫……他们已经发展到哪一步?还将如何深入?任凭吃瓜群众想象。

右边屋主劳森,那屋是他拥有的五大房产之一。劳森搬出几年后,前些日,又搬了回来。这次,“大炮换飞机”,崭新的大功率汽车,价值十二万的汽艇,还拖回一个偏黑发亮的埃及“母鸡”。我问劳森,旧车、旧汽艇呢?卖了。原先那只金“母鸡”呢?分手了,说着又补充:不过,我们依然是朋友。三年前十六岁生日那天离家出走的大儿子和他的小母鸡回家仅坐片刻,驾着那车,“忽”的一下又走了。隔住栏栅,劳森和我聊起天来。这车是我给他买的,五万多。五万多换回父子感情,追逐,玩耍,欢声笑语洒满树荫、越过栏栅,荡漾在诗情的黄昏。

看孩子,又纳闷:成人词典中,不能没钱,没性;成人的幸福,很大成分建立在赚钱、奋斗、敲砖头省钱上。离了这些,成人生活一片空白,索然无味。这些,孩子却没有。却偏偏,他们活得比大人快乐一百倍!一星期浴血奋战,路总算铺好了。对着完工后的路,我越看越得意,一次次开门,有事开门,无事找事开门,找不出事了,还是开门,为的只是望望这条路。白天望,天黑望,睡觉前还望。月光下,那路静静躺着,洒一层青色柔和的光,美极。